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序三十三

文集

石田藁序

吳寬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子則以為窮者  
其身阨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嘗竊以  
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于

朝市甘心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  
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鍾鼎為何物且有浮雲  
富貴之意又何窮云是以發于吟詠不清婉而和平則  
高亢而超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具在予  
嘗讀而愛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  
尤莫盛于元然其人多生于季世身雖隱其時則窮則  
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  
下向治及承平日久人情熙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

取科第而出若相成沈氏顧獨好隱蓋自覲菴徵士已  
有詩名于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啓南資更  
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邇乎  
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坐尊俎  
常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  
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跡若空姿態倏變  
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亢超絕者  
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

詩辱相倡和方自愧于松嶺之襲美而其子雲鴻乃欲  
得予序其石田藁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  
乎窮名啓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  
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啓南詩餘發為繪圖妙逼古人或  
謂掩其詩名而卒不能掩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  
日輒成什予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容春堂文集序

王鏊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數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

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蹇鉤棘聱牙而難入文  
至歐蘓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蕪冗  
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  
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  
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巖學政  
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  
文黿山蓋常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  
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畧予固以超

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於朝公亦駁歷中外恨不能即而友之亦未克汰而忘之也今茲予告歸公亦歸卧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獨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于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為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馬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其古歌詩盖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侶者何師其意



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似韓此善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渴賢之日公將復起大建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式齋稿序

王鏊

始吾蘓之官於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鼎

彞浙江左叅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于詩亨  
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  
為時所膾炙彞志尤高不肯苟出出必奇奧簡古讀  
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  
不為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法律亨父  
鼎彞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  
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  
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鼎彞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

參浙藩罹讒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  
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入者乃  
及見其盛衰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沒而鼎彝之集不  
少槩見亨父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已未春予乞告歸  
省舟且發文量之子仲裒其父之遺稿為六袞作書且  
萬言貽予予閱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  
之多予所未見者數腴皂達如其詩而奏議又有經世  
之志焉亦其所以見嫉于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

亦未為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況深于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伸之能子也于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伸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壽梅集序

文徵明

松江在元季時鴻儒碩彥多避地於此自鐵厓楊公而下若錢惟善思復若孫作大雅若陶宗儀九成邵亨貞復孺皆傑然天下士而土著之士則有陸宅之董良史

衛山齋諸人者皆才雋喜文雅遊相翼雖更俶擾無忘問學唱酬吟諷不以時廢風流文雅照映一時比入國朝而袁景文顧董中遂以清辭麗句大鳴國家之盛不可謂無所自也朱靜翁楚材者嘗遊諸賢之門文詞行業亦袁顧曹耦嘗被薦起家而用不盡才旋即廢死其子士誠沾溉之餘亦以詩名余嘗讀邑志而知其人蓋清修積學之士也近得其所著壽梅集于其諸孫察卿詩才百篇清新爾雅緣情寫事隨物賦形命意鑄詞無一

長語宛有前諸賢風格師資源委寔以興之然諸賢生  
當叔季風塵瀕洞奔播流離見諸論著多悲憂刺促之  
詞雖索顧大家際會昌時顧以勝國遺材履維新之朝  
懾首而畏尾骯骯蓄縮求其和平盖亦難矣君在宣德  
正統間當承平極盛之際隱居求志外無兵戈之擾而  
居有丘樊之樂文酒燕遊親戚情話發為音詞紆回冲  
遠無有吁咈真鳴盛之作也惜罹鬱憂遺草燼滅察卿  
與其父福州公子文再世搜訪僅僅得此夫金膏水碧

奚以多為嘗鼎一臠足以知味矣雖然名世非難傳世  
為難古之作者泯沒何限是在後人耳不得其人雖巨  
編完簡往往置為篋中故爾余見亦多矣矧此出於蛛  
絲煤尾之餘非察卿之賢而有文安望其慎葺而有傳  
哉吾於察卿有慨焉且鐵厓諸賢皆一代偉人求其後  
嗣無聞焉而朱氏自靜翁以來垂二百年歷且數世世  
有聞人人皆有集如所謂靜翁葵軒玉州福州及此不  
一而足夫亦盛已昔王筠自譽其世謂七葉之中人人

有集朱氏何忝哉

鴻泥堂小稿序

都穆

江陰文士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常之及  
丘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方又有王  
元吉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擅名一時文康  
忠定僅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語陽秋予嘗序之子  
方有牆東類稿今歸秘府張氏溝南集嘗一見錄本然  
邑人鮮有藏者惟元吉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於



世數君子之沒寂寥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君堯卿其文古奧簡質如商彝周鼎雜然並陳蒼綠眩目不俟摩挲知非今世之物其清健嚴密又如修僊道人僻處深山餐霞飲泉而塵濁之不能溷也蓋君少常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試有司不利幡然棄去一意古學每有所作日鍛月鍊弗工弗已其為人沉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嘗徧遊吳越以至齊魯燕趙之墟尋幽弔古搜竒抉怪惟用資以為文其在稠人廣坐衆方高談

宏辨較短爭長君獨袖手默然若無能者及其操觚搖毫篇章一出則人未嘗不驚且服以為江陰之有人置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論也夫天下之事勢無兩全使君早獲一第人固榮之未必有文若是然則君之困抑蹇連終身不遇天固將以昌其文視世之炫赫一時而名隨身沒者果孰得而孰失哉雖然世之士盖有賤貧而短於文者若君者亦可以無憾矣夫君諱章憲堯卿字也沒年六十未沒時嘗豫營壽藏自為之銘人稱

其達三子布卓甲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鴻泥堂藁鋟木以傳卓來請予文予交君久相知為深遂不辭而書之

袁永之文集序

陸師道

吳自李札言游而降代多文士其在前古南鐔東箭地不絕產家不乏珍宗工鉅人蓋更僕不能悉數也至于我明受命郡重扶馮王化所先英奇瓌傑之才應運而出尤特盛于天下洪武初高揚四雋領袖藝苑永宣間

王陳諸公矩矱詞林至於英孝之際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恪三公者出任當鈞治主握文柄天下操觚之士嚮風景服靡然而從之則有若李太僕貞伯沈處士啓南祝通判希哲楊儀制君謙都少卿元敬文待詔徵仲唐解元伯虎徐博士昌國蔡孔目九達先後繼起聲景比附名實彰流金玉相宣黼黻並麗吳下文獻於斯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正德嘉靖以來諸公稍稍凋謝而後來之秀則有黃貢士勉之王太學履吉陸給事浚明皇

甫僉事子安皆刻意述作力追先哲而袁君永之寔頡  
頔其間君天材卓逸文筆華妙自其少時與諸兄尚之  
補之切劇講習嚮往踔厲及出接文祝之清芬挹唐王  
之高馥論議馳騁與相資沃沉思玄詣日進不已既舉  
進士績學翰林佐政郎署試士中州督學南服蓋與當  
世名卿質正揚摧務造閭奧於制作粲然動師邃古詠  
四言則法三百篇而下視韋張作古選則尊蘇李而恥  
言潘陸綴近體則宗盛唐而罕尚錢劉南征諸賦祖述

屈宋連珠三十抗行平原懲邊以儼過秦祭董乃傲弔  
屈其他命篇鑄詞必則古昔雖率爾占舉亦無妄作蓋  
其志存體尚固將超越千載凌跨百代而學博才瞻又  
有以充之故一時作者往往斂手退避晉江王道思與  
吳縣顧華玉論古今文章之士獨稱君與武進唐應德  
為後來之特無能出其右者北地李獻吉今代宗匠雄  
視海內少所許可一見歡然如故交賦相逢行為贈且  
命其子他日必袁生表吾墓其重之如此惜乎中遭竄

斥官簿偃蹇不能極潤色之休光論譔之業以鳴國家  
之盛飾至治之績自解廣西提學僉事即歸隱橫塘閉  
門著述將成一家言以貽來世而年復不永多所未就  
獨詩文二十卷手所選定其子尊尼刻之以傳問序師  
道嗚呼師道何足以知君邪顧自弱冠遊君兄弟間極  
承知獎殆與計偕為賦晨風再上春官寵我行序贈處  
之言班班在籍感念平生其何能默乎謹據所聞以弁  
諸篇若君官閱世年立身大方則有太史氏志之余故

得而畧焉

司直兄少玄集序

皇甫沔

兩儀奠位二曜揚輝經緯其間書契攸作文之時義遠矣哉雖有懿德鴻勳非假典謨曷由宣闡故壽不固於金石而名可齊於霄壤者以此世之談理學者詆為末藝守吏局者謂非適用殆猶茹蓼糗者難與道蹠腴之美蒙旃毳者不足與語綺縠之華也矧言本心聲詩緣情靡游心內運應物外感性機妙發氣韻天成爰稽作



者良亦艱矣匪作之艱知之惟艱匪知之艱言之惟艱此  
輪扁不能臚斲而伯牙終於轂彈者也義軒既邈虞夏寢  
湮宣父墮正之後卜氏泝其源申毛貫鄭沿其流咸能詮  
風人之旨窺作者之意歷世近而習說真也倬彼我祖敦  
詩明雅皇考績業哲昆嗣響迺誕仲氏聿秀厥宗七齡夙  
悟即懋藏膏之志九歲綴文遂精彫篆之技至乃研詞六  
籍旁覽百家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室人讓麥而莫知侍兒  
竊饌而無見其篤如此由是學臻博極思覃深湛緬豪士

於西州追玄風於東晉家稱千里國號無雙魚以氣資興  
邁儀容儼肅後進資其善誘末學藉其人倫而余分則友  
于義同師授雖士龍特眷於平原惠連最鍾於康樂蔑以  
踰也每有述造輒相詔眎商榷砥獎可得向言方其家食  
含章與徐生二黃定交筆札之間篤嗜工部既而何李篇  
出病其谿徑專意建安嘗曰詩可無用少陵也至解巾登  
仕與蔡王二行人廣搜六代之詩披味耽翫稍回舊好雅  
許昌穀乃曰詩可無用近體也又與王文部李司封唐陳

二編修劇談開元天寶之盛而心醉焉乃曰詩雖選體亦無使盡闕唐風也至為歌行一本樂府而叅以太白隱括  
鏡吹之餘猶曰七言易弱恐降格錢劉也故其詩特工五  
言而七言近體薄不經想余與聯組二京方珂三署被竄  
則郡檄交移承諱則倚廬同戚雖伯季具邇而敦賞獨深  
矣試為標論詩蓋錯綜魏晉而託宿於唐英賦則馳驅屈  
宋而逸駕於散騎文則陶鑄班賈而呈範於中郎其為篇  
也幽玄以通思畚容以御氣婉麗以陳詞和易以達理憤

適以抒情綿暢以該事雋永以歸趣其始構也隻字不愜  
於心片言無艷於目踖躅窮思擁衾寤索曾不少休是以  
吟苦則彌日不就神來則下筆立成今稿中或兩字未竄  
或二語並存致蓋密矣若夫錦必有韻卮非無當苟慙博  
物疇發斯蘊欲做胡廣於官箴擬劉逵於都賦病未遑也  
奈何覩嫫容而決驟過屠肆而垂涎妄意吠聲詎曰知味  
哉方其潛心經術晞軌儒林若易序詩說春秋考原周官  
雜志亦略槩見早謁陽明洞析道體亦其性靜得之若與

東郭鄒氏揚山方氏往復諸書鋒辨莫之能抗至其佐郡  
分臬坐有餘嘯案無留牘魏懷慈父越畏神君固知戟臣  
歎辭賦非夫蕃侯恥翰墨垂績良有以也然才高妨位命  
達憎文淪落一官見嫉衆女不令第嘉頌於屬車備清問  
於宣室是皇猷無潤於揆藻而國典不寄於方聞也嗟乎  
當宁按圖詎攬燕臺之駿開閣倒屣惟羅葉邑之龍匪今  
為然振古同慨矣歲在丙午丁辰茶酷頗有憂生之累貽  
余春日齋中讀丹經一篇系曰夜來更加窺定庶幾可觀

詩之難言如此後世誰相知評定余文此陳思所以興悲也亡何長逝命矣夫命矣夫然年雖中促而名則宏遠矣胡云未究厥止哉余知兄詩庶能言之不特可比申毛貫鄭亦卜氏之亞者也昔孝常次補闕之編王縉表右丞之集顧余謏劣曷克勝茲幸而伯氏運斤二孤命梓芟采精覈都無遺誤猶謂標譽騰聲以俟宗匠聊以習聞余兄之言揮涕而告秦樞俾知先人制作之艱若此云爾

三州集序

皇甫汈

三州集者紀宦跡也今上嘉靖改元歲在戊戌余為司虞氏閱視京畿時武定郭侯勛憑寵作威日益驕橫詔典大匠作陰操部權奪取賈人金以億計歸于私橐余為發摘之又嘗請毀張掖民居名通山陵實益已第余曰此殆欲直取武庫耶持議不可侯啣之誣以慢旨置之理官于是有黃州之役歲在乙巳余為南省司勲氏時當考吏太宰張公潤耄無能為專任郎官罔論賢不肖黜其所素嫉而留其所易與以快已私余起而力諍之言官希附詆以侵

職謫為州倅于是有澶州之役亡何太宰為歐寧李公廉才察滯稍遷郡佐于是有括州之役嗟乎坎軻屢遭未嘗損其烈節訟牒旁午不少輟其篇章黃蓋楚疆屈賈放逐之區也諒而見疑忠而被謗憂心辟標故多怨誹之辭澶蓋魏境蒙莊寄傲之地也虛憍疾視猶有關心故多忿激之辭括蒼越稱嘉麗康樂娛遊之所經也時余安常委順若將終身焉既和且平故多暢達之辭當是時倦宦而并減文情避人而間出累句亦足以興慨矣緬自弱冠起家



解褐登仕躬際聖明孰不欲出入禁闥優游以致卿貳然  
才滋衆嫉命與時違退而立言豈余素志乎謝憲以來偶  
檢制作散逸過半田雕禪棲寓楚還山江行新語諸板悉  
毀于謝兵之手三稿篋中幸爾無恙兒輩請授梓人以應  
好事者之求嗟乎余政乏何武之思徒離沛郡詩慙謝眺  
之詠奚重宣城若夫白雲赤壁山色猶存湘水淇流江聲  
無改一展卷之餘而歲月徂征風塵奔走王事鞅掌物情  
變幻宛在目中共至今心悸黃甫暮月潭僅半載括三改歲

其久速咸數也昔人愴陳跡于俛仰喻過客于光陰聊以  
識吾適耳詩云乎哉長子楸嘗攜之黃州令校黃詩次琳  
攜之澶州令校澶詩季穀攜之括州令校括詩勒為四卷  
題曰三州云

陳約之集序

皇甫沔

嘉靖庚子余友陳子約之以憲職督學于梁即捐館淇上  
歸觀越中時太史唐子應德以上書失旨免官祠郎熊子  
叔抑以奉職忤意承譴二子者不遠數千里漬絮酒以入

踊望總帳以出涕撫藐孤於素室搜遺草於名山而後相  
與別去余方倚廬未果從邁嘗移之詩而悲焉亡何唐子  
刪定其述造若干卷乃就荆令某登梓而以序屬余申之  
曰昔先士安假寵於太冲子獨無意哉余不能辭序曰夫  
聖王耀德志士殉名是以神龍驤首幽雲景蒸寒蟬發聲  
涼飈始冽當其生利見之辰適司鳴之會履好文之朝遇  
同時之主凡含經之生綴辭之士孰非摘菁採藻以緯國  
華者哉歲在己丑天子覃側席之慕相君有開閣之風乃

縹組諱藝影纓味道契協塤箎言郁蘭茝彬彬乎號為得人而海內嚮風矣枚朔丘馬迭晉於漢庭陳劉應徐同升於魏室坐論豈足多乎是時也侍讌登歌則家追大雅從游第頌則戶起新聲一字之工聞奇而傾耳片言之巧覩縟而躍心紙價騰踴于都門簫譜浸淫于禁掖若陳子者方齡於終童比才於賈生雕章綺合藻思羅開顧英跼一時尤藝苑之選也然而好惡易更盛衰頻復不逮之隙構見媿之釁成斯長沙之役往而金馬不容于陸沉矣陳子

于是稍戢鋒穎卒就繩檢猶且寄興于山川發憤于歲月  
周爰于馳驅宣情于羈旅述造益工豈曰在外無奇哉流  
盼之間不十餘年而向之契協墳簞者邈為參商言郁蘭  
茝者析為萍梗子竟長逝化為異物良晤愴跡于南皮零  
落傷心于北海蓋謂此矣今考誦其遺編早鑄四傑晚鎔  
二張道軫于平原晞駕于康樂麗于游燕充于入洛雋永  
于浮湘備于吳越甌閩間展可傳以不朽異乎湮沒無稱  
者矣柰何湛思勞于吏牒迅翮摧于嶮路雄才頓于促景

榮名垂于中壽使鳳池未褫曜靈假年究其所底寧止是乎此運命之與蕭劉所以互論而董史所以同悲也唐子諒余之言哉因占為序并系詩于末簡

夢澤集序

皇甫沔

夢澤集者齊安王君之作也君名廷陳字稚欽號夢澤子因以名集云父南墩公濟孝廟時登壬戌進士為吏部郎生君穎慧絕倫髫齡即能綴文殆由性靈非假師授黃童世謂無雙倚相時稱能讀咸楚產也君實似之吏部公愛

之甚常云王氏千里駒復見此子矣甫冠舉於鄉越丁丑  
試春官俱為禮經第一廷對擢高第選為庶吉士與東浙  
汪子應軫江子暉關中馬子汝驥許子宗魯任丘鄺子灝  
大梁林子時曹子嘉西蜀余子承勛楚顏子木暨君並擢  
藻揆天敷華緯國得人之盛彬彬首是科矣江子為文鉤  
玄獵秘襍以古文奇事指既闕眇語復聲牙令讀者謬根  
眩霓至莫能句隱口汗顏而罷王君每有所造輒大叫以  
眎人曰有能增損一字者願以千金為賭恐呂覽金卒莫

可得也又好為譏評由是人多陽服而陰憾之矣歲餘解館拜為吏科給事中值毅皇帝將南狩在廷羣臣咸諫止之章奏日盈于公車不獨言責也王君乃激衆詣闕下上書宰相熊峯石公典司館教危言沮之曰倘禍叵測老夫力莫汝庇也旦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石公公為大慙其縱誕多此類先是忌者以館中譏評語浸淫聞于政府政府銜之書上果諷吏部出補州郡吏竟得裕州夫脂韋磬折不習其容訟牒填委又非所好至則治尚嚴棘



不畏強禦法行貴戚有鷹擊之風謁御史不為少貶迺晞  
附權勢文構鸞稔遂使鍾儀繫冠于楚囚鄒陽按劍于梁  
獄悲乎今上嗣位湛恩汪濊虛納曲貸諸子稍稍晉復君  
獨註網擯棄顏子嬰禍尤烈至使患同黨禁而榮異彙征  
去均淵墜而進乖薪積世共惜之自後一紀而余忝己丑  
進士識崑崙山人于都門山人者張詩也雅善諸子間與  
余道夢澤事因聞其詳余亦濫有時名諸子引與締交未  
嘗不延頸想見王君也況負才使氣亦與同病尋以觸忤

權貴賴天子寬仁謫為黃州理官是役也不以左遷為恨  
而以得繼蘓長公為榮不以赤壁為樂而以得見夢澤子  
為幸下車亡何乃乘雪造其廬時君足跡久不入公府余  
置自外員居由別館君亦不惜造余乍奉半面驩若平生  
接以杯酒申以贈章辭載集中夫王氏業紹青箱官聯朱  
紱為楚世家君又令其子暨弟若侄從余游嗟乎君何白  
首于衆而傾蓋于余余亦胡為在衆欲殺而在君獨憐也  
顏子雖清揚未覩而芳訊亦數相聞矣君屏居幾二十載

釋纒於爵服娛志于琴書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屢勤剡薦  
恥赴弓招觀其上顧中丞陳監察書若嵇康之絕山宰及  
寄余懋昭舒國裳二劄即楊惲之報會宗其節槩可想見  
矣君方歛英戢銳撫謙履坦不以才華傲物而以道術誘  
人使早年砥行能然可優游以取卿相然未能宣耿介發  
孤憤如晚歲所底也固知書成于去趙賦就于還邛人爵  
榮名豈有既乎終不以彼易此也夫楚多才之邦而辭賦  
之藪也屈原見詆于上官宋玉蒙詬于登徒彌衡被害于

曹瞞然其志則爭光于日月而其言則等敵于霄壤矣  
君亦奚媿哉是集也樂府古詩潘陸齊軌下擬陰何五  
七言律沈杜比肩叅之盧駱文效左氏國語而兼騁班  
馬書類東京尺牘而雄視崔蔡足以不朽矣凡詩賦十  
一卷文六卷共十七卷成一家言舊刻于家塾季第廷  
瞻刻于淮陽侄同道又刻于吳中而吳板益精矣

五岳黃山人集序

皇甫汈

山人諱省曾字勉之黃氏季子也苗裔汝南葉繁江左

武德由提戈䟽爵奉議以射策發科乃知易學起乎將  
軍刑書隸于司法矣倬彼先考維我舅氏鏹積既饒贏  
貽悉滿山人幼在紉袴雅尚墳典每嘆曰昔謂黃童無  
雙今安知有二哉遂散金罄橐購緗充架覃精藝藻鬱  
志儒林糟粕城旦之書寤寐竹帛之業一經口誦允為  
心極旁通柱下流覽埤官左史尚其能讀東方詎云足  
用子政謝其博極中郎慙乎該綜于是文恪公鑒以偉  
器新建伯期以千里喬司馬申倒屣之接霍少宰垂推

轂之獎漁石唐公造次晤語即敦久要空同李氏未奉  
半面先投書謁遞斯而下鴻公鉅卿咸以交知山人為  
榮否則為憾詳見自傳事多不載山人雖跡晦丘中而  
聲馳海表矣乃與仲氏晞軌二俊並駕一時師資友于  
商榷公是力追古則盡滌時趨忌者詆為別立門戶而不  
悟失之徑庭矣既而仲氏以明易舉南畿第一山人屢  
黜乃棄去更治詩亦擢置第一循例計偕登臺展駿都  
人欽遲朝列虛左噫歌累月觀止而返然薄玩軒冕耽情

山水欲長遊名岳託慕向生因號五岳山人歲在戊戌  
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更唱  
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稅若蟬翼士益以  
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籍其人倫訪以  
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古妙談鋒腹韞經笥嚮  
如應叩泄若縣河聽者膝前靡不心醉自是問字之樽  
日陳於座上在浚之旄雲爛於戶外山人肺病倦遊玄  
思甘寂繹我貴之旨達名親之累不為家省嚮書自給

深居却掃專意述造乃叙頌高士以寄志焉迨夫晚歲  
絕總區中結友方外馬遷習道於黃子許詢叅梵于支  
林故其詩往往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壺緬景純  
之仙遊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苞蓄既富探汲不竭譬玄  
黃繅組而縟彩炫目金石疊奏而英韶盈耳璫璵並儷  
而世覲其實椒蘭俱燠而人挹其芳思劇沉幽語罕仍  
韻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範雖目前塵瑣之態亦  
緣以華辭宿構非工食時為敏今品味全集賦頌準乎



騷經詩歌本之古選興寄備乎開元序說叅之二京碑  
誅酌之六代語苑祖乎充衡連珠合於平原客問擬於  
韓傳玉畧覈於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取為  
著龜博物者資為武庫儲說者竄為累繩綴辭者采為  
筌餌又以才猷經世數值違時故鳴以不平言由孤憤  
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黃集總為百卷部以十  
千手自銓勒藏之篋中厥嗣姬水授玄肖諸童烏屬草  
方于文考捐彼負郭壽此遺編嗟乎雕論足傳知徐生

之不朽鳳毛早秀慨荀令之猶存余與山人有中表之  
戚號為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徐迪功外集序

皇甫汈

徐氏迪功集六卷為君手自定正空同李子刻於豫章  
或曰李子稍芟損之其說出於少谷鄭子自今觀之徐  
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非其佳穢自得去取過嚴乎家  
兄山居搜逸稿於元子伯虬乃歎曰丹以素掩華蘭以  
薰奪氣顧變態不窮豈形質畹絕者哉遂選而刻之題

曰外集勒為二卷昔人謂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言洛  
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若夫窺苦心於初構究條理於  
終篇推廣厥致無害並存矧操龍泉以議割持夜光而  
論照即千載端拜曠若神對孰謂後世無相知定吾文  
者耶嘗考論弘德之間李何諸子追述大雅取裁風人  
一時藝林作者響臻同好景附咸足馳騁海內而徐君  
亦獨步江左矣然而意見枘鑿造詣堂室恥凌好勝詆  
訶生焉君兼尚玄虛守寂寞祿位不顯聲稱亦微毛嫵

雖艷不悅於凡鳥陽春誠麗寡和於巴人李子未化之  
談家兄知難之嘆可合而觀矣今或未辨音節罕閑興  
寄剽綴靡辭詭於風雅俗方貴耳羣起吠聲辟燭火之  
燔其能爭光於日月乎此君山知玄經之必傳中郎抱  
論衡而秘玩者也詩之品藻二序詳焉余故不多評云

何翰林集序

皇甫湜

何君元朗嘗撰綴詩文累萬言輯成名曰何翰林集繫  
之官也學憲莫君序而傳之間以眎司勳氏余為嗟賞

久之蓋君自綺歲從經師遊即厭棄時義耽嗜古文博綜九流研味四始兼抱濟物思効一官試諸生間輒拔異等竟以數竒蹶於取第惜哉宰相察其才強之起家拜南京翰林孔目地既清華職復閒散俾克覃志著作賢哉相君賈生不為不遇矣先是吾鄉文徵仲氏亦以推擇待詔金馬門後十餘年而蔡九達氏繼為南孔目嫻於文辭日與上公鉅卿交聲聞籍甚世傳南館集云後二十餘年而何君繼之二君德學頗相埒蔡性迂立

還風流醞藉何殆過之夫陪都者古所謂秣陵建業也  
表以鍾阜環以大江地稱壯麗俗號繁華君雅好山水  
故樂居之每自解曰今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  
足陸沉乎然非所好卒上書自免設勞以訟牒屈以手  
版當不俟六百滿而邨生行三徑荒而陶令去矣何君  
亦古之勇退者哉君雖謝秩猶眷戀石城將營別業及  
桑梓盡於海波柘林殘於烽火遂懷避兵之圖益堅卜  
居之志杜甫草堂開於潭水羅含精舍寄之江陵加以

談若懸河識同藻鑑或咨訪政治或詮析名理君為揚  
權古今指陳堅白車騎填門履綦沓座南國人倫更達  
有道西京遺事復見憑虛其暇日也狎梵侶以玄探結  
勝流而觴咏每一篇出匪但藝苑翕推而閭巷遞誦鳳  
館詠昌齡之句雞林售居易之篇曷讓焉君又妙解音  
律晚畜聲伎樽壘傾於北海絲竹理於後堂躬自倚歌  
尤長顧曲江左餘風不在茲乎昔相如不與公卿託疾  
倦遊陳思恥事翰墨上疏求試誦君館中言懷乞休得

請諸詩可以驟見至與王左輔趙中丞二書使秉麾當局勲烈亦豈少哉由是知寄興非遠而輦輓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莫君深於藝者謂君文法劉向馬遷詩本蘇李而近體出高岑間評覈良確矣仲氏叔皮由進士為郎聯纓南署亦拙官工文方之求點云夫華亭自機雲而下往往有兄弟齊名者二包長謝兩范嗣興靈淑誕祥信不爽哉

徐文敏公集序

皇甫汈



昔余先子中憲公嘗謂訪曰我明制科遇丑輒得文士  
乙丑吾鄉翰林徐公其選也汝嘗從公遊又為公所取  
士亦由已丑擢第將弗圖紹厥美歟汝其勗之夫文關  
氣運詎虛語哉契革義繩葛天已飛浩唱音流媧管叢  
雲遂揆幽詞監二代以郁周忝列國而芬楚詞人間出  
騷客嗣興炎漢肇基六十餘年延至文景海內又安化  
臻刑厝武帝方嚮儒術招賢良徵文學之士以公孫弘  
為宰相擢嚴助為中大夫由是買臣壽王枚朔鄒終等

並列左右觀子虛為異時見主父而嗟晚開東觀延賢之閣置金馬著作之庭唐虞邈矣文不在茲乎明興高皇帝薄唐宋之緒企周漢之隆息馬論道投戈講藝百五十年孝皇垂拱於前毅帝祇台於後治號時雍比隆文景長沙李文正公挺儒流之宗秉人倫之鑒獎誘後進軼軌平津時李員外何舍人又抵掌而談秦漢奮力以挽風騷乙丑策士顧文康榜也公與會稽董公玘分宜嚴公嵩鄴郡崔公銑雲間陸公深南海湛公若水並

在翰林出入禁闥郎署之間則有給事殷雲霄曹鄭  
善夫迪功徐禎卿咸逞雕篆之伎締筆札之交非秦漢  
之書屏目不視非魏晉之音絕口不談當是時毅帝雖  
耀武而兼好文六龍北狩八駿南巡之回之曲度紫塞  
以遥聞橫汾之辭望翠華而遞奏雄才大畧殆亦漢武  
之匹也公之婦翁為文恪王公叅衡亞相合璧長沙乃  
接芳論於外庭授詩法於甥館所造益弘深焉若夫元  
光發憤以上書建安摘藻於中論東海綴玉臺之詠瑕

丘輯珠英之篇遡其淵源實由苗裔公與李何特相友善朝夕揚權往復譏彈每有撰述輒為嘉賞矣世宗臨御崇儒重道稽古禮文將柄用公羣望攸歸帝心簡在貳秩宗則寅清亮績佐銓筦則允哲端揆與會稽均職齊名擬之董賈焉余覽唐子應德叙中峰集曰弘治以前未嘗言秦漢而能盡其才近守繩墨而不離乎法盖病乎世之決裂以為體餽飭以為辭公之文庶幾類此而詩則方駕李何翼轡迪功矣或謂館閣之作踈於昉

古而巧於徇今不知視草宣麻訓誥之體典則攸宜綸  
綍之音潤溫斯稱差與外制判耳踰一紀而為丁丑舒  
汾榜也時則江子暉顏子木王子廷陳許子宗魯彬彬  
盛矣又一紀而為己丑羅洪先榜也時則唐子順之陳  
子東任子瀚熊子過李子開先不能悉數而余光誦先  
君之言竊附諸子之末幸矣前之為癸後之為辛推之  
恒驗否者氣運消息盈虛也夫士閱三榜才僅若人皆  
首華金步鳴玉負璽丹地揮翰紫宸宮唱商和霞蔚雲

敷朝露溘先晨星零落所不朽者託之斯言悲哉凡古  
今詩合序記碑銘頌贊傳說襍著及經筵講章總若干  
首勒為幾卷題曰徐文敏公集云公卒踰三年仲子玄  
成赴闕上書而祭葬錫再上而贈典隆謚蔭備踰十五  
年季子玄素請於監司而祠宇考又踰年搜採遺闕刊  
校訛謬彙次之屬余為序以梓而文集成嗟乎龍門罷  
御魏任昉之非才鳳池有毛慨公業之不死云爾

沈太僕環谿集序

皇甫汈

稽昔嘉靖八載時膺昌厯運際熙朝帝方典學崇文右  
賢左戚拔我多士三百二十人庭攬振鷺之儀階肅漸  
鴻之羽含章鬱藻彬彬乎得人之盛推是科云當斯時  
疇弗欲彈冠晞世策足要津紆朱懷金出入禁闥君臣  
相得坐致鄉相然十罕其三者奇於數也又疇弗欲攀  
附鱗翼炳績恢紘俾皋夔衡旦之業顯枚馬淵雲之辭  
修勒勲鼎彛垂聲竹帛然十罕其二者阨於時也奉身  
林壑委懷圖史託諷詩歌闡道纂訓藏之名山傳諸來

裔十罕其一者拘於才也余解憲屏居踰十稔矣曾是在位睹首晨星徽猷煙燼海內訥聞著作鉅布則羅達夫有念菴集唐應德有荊川集陳約之有后岡集楊汝承有濟南集任少海有吏部集李伯華有閒居集羅熙載有華原集吳純叔有玉涵堂集僅若而人猶或守儒說而失則固或慕仙遊而失則誕或學綜博極而擇未精或天不假年而造未竟才難不其然乎環谿集者雲間沈大夫鳳峯所撰也君自束髮為弟子員即厭棄時



義研討古墳非經緯之書不流於目非漢魏之作不畜  
於心逮絀組而躋上蘭剖符以領劇郡尋端臬軌復秉  
藩條所在蒙化去輒留思然非其好也雖訟諜叢積而  
鉛槧間操吏局塵棼而占綴自適觀其乞改南署引疾  
東江諸疏可以想見其槩矣昔人謂閎眇之製必湛思  
以宣綺靡之辭由緣情而得茲茵鼎之貴不能奪尊鱸  
之思熊軾之華無以挽扁舟之興不既深於詩乎子游  
學擅精華士衡才稱俊秀皆吳產也君今其人若梁推

文士隱侯居先唐品詩人雲卿其選然雲卿之詩進於  
驩州以後而隱侯之文妙於郊居之餘夫豫章漢沔之  
流廬嶽衡山之鎮風景又不特崇山瘴癘也而環谿在  
九峰三泖間詎減墜石碰星懸冰縈雪之勝乎蓋君之  
作實宗家範無替世美矣且卧高謝傳尚繫望於蒼生  
年逼趙昌猶堪承乎清問初服乍反薦剡屢騰終不以  
彼易此矣集凡詩賦四卷諸文十卷萬有千言大都妙  
悟神解俱造玄乘並可永傳而襟著連珠尤所最得意

者余才劣之間敢竊譽於比肩識之王筠媿要賞於撫  
掌聊書簡末為同榜得人慶爾

劉侍御集序

皇甫沔

侍御劉子威以所編詩二帙眎余一為客建一為越覽  
云夫劉子早歲以明經擢第拜中書舍人選為侍御史  
著聲南臺三輔至今猶欽挹風裁同官嫉其能竟遭播  
遷乃謫理興化移倅吳興有是作也諦覽閩中詩凡所  
賦樂府盡合古調及所擬名家咸類其人雖鮑照代東

武諸篇宮商禱奏而並出雅音江淹擬陳思諸作丹素  
互施而悉呈艷績又曷過焉非妙思通方兼才具體能  
臻是邪載覽越中詩麗則自成冲襟超悟盡去雕篆都  
棄塵釜如境間花稍落林盡鳥忘還華滋紛易歇芳願  
坐成乖自是煙虹驚藻思可煩花鳥入閒情足稱秀婉  
又江路愁能盡鄉園夢懶尋聊憑寄衰鬢為道未歸心  
哀而不傷得風人之旨矣矧靈巖仙鯉地接武夷天目  
苔雲溪通罨畫足以展眺興懷余弟子約與侍御同榜

亦由水曹出貳茲郡凡有占綴每相商榷江山助藻於  
燕公羊何附聲於靈運寔一時勝遇非獨窮愁而已若  
其明允折獄庭寡諍詞沉靜當官坐惟長嘯乃克殫心  
於藝焉夫詩闡成周漢魏繼作齊梁稍靡迄唐始盛蓋  
唐以詩賦取士故士之工詩猶漢之經術有專門焉如  
從遊應制必品其高下學士競拔於外昭容評可於中  
雖讌集賡唱亦私為甲乙推其擅場故詩益精焉稽古  
柏梁而下從臣第嘉於屬車華林以前副君課美於即

席蓋同揆矣今輦轂之下絕口不敢談藝遷謫之人尤所深諱乃使仰楹而纂言杜門以覓句侍御之作有未及覲而賞之者文本闕運道固因時寧不重可慨哉侍御業已遷臬終太夫人喪將赴闕補職嗟乎長卿輟吟於巴嶺夢得申詠於玄都其家範驗之此行矣

祝氏集畧序

代張中丞景賢作

自昔文蔚吳中才臻江左言偃業於孔氏獨得精華厥後嚴朱並緯漢典顧陸競拔晉庭方朔寓為書師伯喈

隱茲談藝彬彬盛矣其為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伎  
尚奇巧物必精良故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麗誦  
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覩氣狀之  
英淑至乃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  
辭美稱竹箭粲等春葩且至德造自泰伯峻節亮於延  
陵故士之生也往往玩睨爵服跌宕琴史雖輜輶未遇  
而撰綴不輟申孤憤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此王孫之  
誦我公子者也余家食時蓋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每

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十翰爭相傳眎咸加歎賞惜乎未  
覩其全也丙辰之秋叨奉簡命來撫茲邦軍旅之暇躬  
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其嘉麗英淑固無爽於乘  
謀所載也奇巧精良物產工師猶昔也握珠抱璧文獻  
之彬彬具在也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三十載  
矣而公之元子方伯續謝秩屏居亦久矣訪其廬蓬逕  
蕭然也索其籍珍發篋中也翰墨僅存其一又蠹所殘  
缺也蓋公少落魄不事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參知公



清白之遺力莫能梓翰墨為時所重書竟人皆持去家  
無餘也世德其賢矣哉公諱允明字希哲性靈夙授機  
敏默成五歲而手作徑寸之書九齡而目兼數行之覽  
稍長益篤於學夏無卷帷冬有穿榻遂綜貫百氏鉅析  
九流窮鏡玄緇覃研細素雖輜使未譯爾雅闕載靡不  
究而習其說焉其為文也芳腴融於心極雕績暢於辭  
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互通對客揮  
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揚儀曹之博極都太僕之冲

澹徐迪功之俊婉唐處士之縱誕公將兼之自謂取高  
第反覆掌耳乃僅舉於鄉晚歲試宰興寧超倅京兆著  
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顯業  
並終窶謂非伯季之風節激之然耶諦聞公集述道德  
則闡而弗畔紀象緯則覈而有徵論政治則可推而行  
陳事情則委曲而款談名理則標顯慧宗志靈怪則不  
誣幽秘至夫賦綺靡而有則詩藻贍而寄深辭託諷以  
感物聲諧律以赴節神構匪襲肺吐必新體裁具備意

無不逮者矣鳴匠如公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鳳音於清廟亦命也方王文恪掄材之初徐春卿揚譽之日豈直以鉛槧垂聲哉思欲銘彝鼎而不偶者也悲夫悲夫再閱大遊一篇則又譏蒙叟之卮言陋公孫之繩辯逸騁雕龍指深喻馬探其襟抱將扶搖宇內豈區區搶榆所可控而笑哉昔魯肅披卷以臨麾燕公視學於戎幕予愧非其人悼徃哲之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又先大父與方伯公同登進士忝茲世誼圖為鋟梓時則蘇

守雲中溫君節吏右文樂任其事用廣其傳云集之分  
類凡十有二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調曰歌行曰近體曰  
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曰傳志曰記叙曰外教勒  
為三十卷總曰祝氏集畧皆公手自編定富矣哉其四  
君著作都未閑於辭賦唐則篇章寂寥揚復簡帙散失  
傳者徐集耳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蘇材小纂浮物  
蠶衣太中遺事野託興寧縣志祝子微祝子禕語怪慙  
鐸音江海殲渠記多未遑及後有好事者因子興起庶

搜輯羣玉不使韞韞名山也是為序

編次仲弟少玄集目序

皇甫沖

上帝發祥錫我皇甫乃有樹名周室紀績彤門由茲以降鮮不有文以華中國以昌休胤是故周書述微子之命詩人載有客之篇其來尚矣炎漢德衰弘農慷慨陳辭束身歸黨觀其對策日食應詔自效自頌諸篇史稱言不忤其心矣槐里削平禍亂功高不賞閭忠干說拒而謝之曰委身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

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非所敢聞嗟乎此言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玄晏自以漢人不仕魏晉託言厯弊棄  
跡丘園後之君子知晉徵士而不知漢逸民亦不亮其  
心矣若夫博觀宏覽時號書淫守玄釋勸可以見志高  
逸世紀可以考學豈以侯王屑意乎時則傳烈女而龐  
娥釋序三都而左思顯何其偉與李唐之文至昌黎而  
三變近道持正首得其傳者在文苑韋處厚稱其排百  
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徵會理軸遺訓辭波踏正超

常曲暢精旨比之賈誼劉班云一時操管之士若溫岳  
松枚彬彬乎競美矣而茂正孝常則入室崔王方駕錢  
劉安定八宗於茲為盛蓋自德參以弘義明公之屬直  
言事太宗而談文者與唐相終始也五代以來寥寥無  
聞吾仲氏子安考求先葉至宋元之際未常不撫卷歎  
息以為藥氏之下降杜生之既微不是過也爰入我明  
籍鳳陽者以武功顯居睢州者以望氣用寓安東者以  
鄉舉達子安謂予曰是皆未足以重吾宗復其世業而

光昭之固在吾等耳於是苦心研力窮搜遠討博采精思謂非馬班曹劉不足以詣其極蓋今之為文者王宋稱一代之宗李何為中興之冠然王宋反元習之靡而不能不病於聲李何矯一時之弊而不能不泥其跡故其為文雅意於史漢莊騷間而於詩獨有取於迪功然又狹小其篇章乃刪其遺文以為外集嘗歎曰會諸氏之長以追六代迪功其庶幾乎子安刻勵二十餘年其性敦靜簡默又能致其深沈之思其於詩鑄辭精而為旨



遠體骨奇峻辭彩英發陳風諭則婉而不迫叙政事則直而不俚頌功德則艷而不誣不取妍於一字不求工於一辭肇端莫測歸趣難探詠之而有遺音咀之而無窮味使觀者動心說志又以拙宦不達多感慨之辭亦憂患之意與擬議而談則建安開元之盛蓋瞻忽間耳子安之在藝苑猶機軸之有文錦廩庾之有秬黍而吾宗之有子安則衣裳之冠冕而居室之棟梁矣惜乎天不假年而竟止於斯也子安卒之明年其子秦樞捧其

遺稿請為刪定展誦灑泣掩卷而起者數矣今年秋秦  
又申其請遂飲痛而為類編之稿凡十帙已於屈蓬二  
集十取其一而不足仕使二集十取六七使旋客魏金  
陵三集十取八九而有餘東覽則子安之所自定也若  
其散篇漫簡殆與十帙相半則僅以類從不復得其日  
月之先後矣摠得賦一卷一十四首樂府一卷四十八  
首古今詩一十八卷八百七十九首書序記表雜文五  
十五篇題曰皇甫少玄集以示秦樞二子不惜空匱命

諸梓人秦樞可謂能子矣可以為孝矣刻成請予序之  
嗚呼子安刪定吾集欲為吾序而弗逮也吾逮序其文  
矣吾何辭昔王元禮七葉重光名德為盛劉孝綽宗人  
七十聯華當世心切慕之故於先世之文采諸散亡編  
其遺軼既輯先大夫五集與所著諸書又取大父韋菴  
公詩文集而刻之今又見茲集之成也能不為子安喜  
不為吾慰耶雖然青箱之學屬在後人三都之文必資  
名世子但序次其目故稱先人云若其標譽騰聲程往

鏡來以永遐軌虛諸首簡俟擅辭宗者

徐迪功外集序

皇甫孝

僕昔耽藝究作者之林卓彼徐君雅擅音藻岩棲暇日  
徵訪遺文得徐君詩百餘篇於其家子刪其半刻之為  
迪功外集徐君有集六卷刻於豫章北郡李子序之所  
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者也集君手自選定予所得百  
餘篇者皆其棄餘然尚多可采今詡於藝者弗逮也又  
所次存綴厥微詭於流轍庶翼而傳云惟君華郁其思

天然特稟尤長賦頌之文其所用心蓋自漢魏以迄開  
元天寶之盛無弗窺也夫詩之為藝獨異衆體作者韻  
度鮮朗情言超瑩而原其趣參之以神要其構極之以  
變考則古昔往往冥契嘗謂徐君之於詩可以繼軌二  
晉標冠一代斯不誣矣夫并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  
隘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經也奚取於守化而暇詆其  
未至哉始君弱冠為文賦即可垂世而人莫知之然於  
詩未為工而榆塞嘆西閭吟等篇則既藻麗如梁陳間

語顧人弗稱即他詩最纖下者輒稱之不置而其人沉  
淡不競釋褐交李子最昵時宰屬君代為之文君揮之  
弗顧以此坎壈終其身李子當弘治正德間刻意探古  
聲赫然君與辨析追琢日苦吟若狂毋吝榮訾卒所成  
就多得之李子而其知君顧未盡況非李子哉古曰知  
難久矣夫諒哉悲矣吳郡皇甫孝子安序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無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序三十四

文集

蔡白石郎署集序

侯一元

白石蔡子郎署集十二卷為詩五百五十餘首文一百八十餘首合若干萬言蔡子十七登朝為行人數使方域遍覽名山川行求古文奇帙憑軾讀之學靡所不窺



文聲蔚然然其時蔡子方尚偶儻為六朝詩挾奇之士咸自以不逮大雅君子或不好也既而蔡子持服歸家數年益厭故所習更為平易然其漸漬深不能盡變其盡變而趨於古則自今為南署郎始也故題曰郎署集云集中為南署郎作者什九以前什一甚者別之其餘則蔡子棄之矣叙曰淳備哉古文不在茲乎詩諸體皆合五言類陸機沈約易者擬子昂七言近體與盛唐諸公相軋而七言多似高岑近體多似王維古文雅典則

尤長碑傳以襍置漢人書中明者不能辨也書疏上書  
論議疊疊終童之婉賈生之核其歸在於平易曉人不  
終於為末世枝葉自余所見近代今世諸名家體力遠  
到風格大備未有過也余嘗與蔡子論文蔡子曰余究  
觀古今之變跡其所以同異竊怪世之學者鄙夷唐宋  
高睨秦漢而卒無所之也猶傲然自以好古其所為文  
有至有不至其至者古人之所嘗言也其不至者如優  
孟抵掌為孫叔敖愈似則愈可笑矣且昔韓蘓諸公何

嘗不研精墳典搜羅百氏其瑰才好古當倍蓰今人卒  
乃自為一家擅名後世故學古者未有善於韓蘇諸公  
者也今五尺之童斯以唐宋為詬病悲夫悲夫余嘗三  
歎其言蓋今之文士鮮能免此者然謂韓蘇之文即古  
文固不可也古文渾樸雅厚繁簡各適語盡而有餘聲  
後人不然以斯為異故曰韓昌黎振六代之衰衰已振  
而文亦變蓋其不可得變者規矩繩削爾其方圓之美  
豈得媲漢氏哉間者名士刻意古文句摩字揣久之無

所得稍稍厭去則更為末世枝葉其人多與蔡子善者  
然蔡子弗謂是也茲集所載皆效法漢氏無一語相襲  
而渾樸雅厚初無少媿毛物間異神駿不別然後知蔡  
子所用心矣其稱述韓蘓諸公以為善學而非當世亦  
猶曾子畏子路曾西薄管仲惡其似而非者乃所願學  
固不止是誠得古人至精肆為文辭渾樸雅厚而勿守  
其糟粕則管仲之功何必見棄於仲尼而當捐匡合之  
隆取治賦之小哉故蔡子之微意可覩已斯集之成蔡

子年適三十爾而其人深厚神守於內光不外諫有長  
年之貌意噉噉常下人其學日益未艾也且漢氏絕響  
久矣如蔡子所謂後世子雲非邪或曰集詩別有效唐  
初體何也論者多言蔡子優入盛唐以其故業六朝六  
朝之視唐下矣用上下下陵夷之勢易也是又不然今  
固有為六朝者皆得其似而遺其真吾知其不能為唐  
矣六朝其初亦皆追跡前世俛於漸漬以成其習故不  
若唐人之雅正而或者見其靡麗以為唐所不能為因

固守甕盎膠不可解是以終身不覩乎大全也楊子曰  
先病而後瘳蔡子存此所謂不忘蓍簪者歟夫源水經  
於汙瀆合於清淵以有源必至潦而清不若其汙也蔡  
子之存斯也以觀惑者其庸有瘳乎

王鶴泉集序

侯一元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詎不信哉或乃曠歲齊軌異地  
合符神者尸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  
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

歎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於志者也故  
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髫時從先大人留都已聞  
宗伯歐濱翁有令子其季即竊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  
士又十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末學亦獲茹連  
為同年小友時從通方丈人縱譚六藝揚摧古今上下  
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間請王子所安乃王子則猷  
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杜甫而下最  
高者空同子空同子今之遷甫也其意津津然嚮慕範

矧之然鶴泉子故清癯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間靡間  
寒暑晝夜其為人潔廉好修期為無詬訾人士無賢愚  
雅俗汲汲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咸稱鶴泉子當今金  
玉追琢君子也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  
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嗜內支柴枵怵心焦  
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廁足藝文之囿聲施不  
朽哉而令轉盼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  
起海濱不安一曲慨然思企中州之豪邁其述造溫醇



整潔矩矱自命亦既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  
有表著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路蓋後七年  
而直侍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叙傳之者又梁人賢豪  
縉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今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  
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  
書交相勗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邇象山以希周程之  
緒使天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人之業夫雕蟲  
篆刻又曷足稱於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

可悲也已蓋延州心許帶千金於丘墓巨卿寐感駐  
丹旄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  
敦故存友興厲世風不其劬乎因卒業三歎而為之  
序

書陳白沙集後

王世貞

陳公甫先生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  
其妙處有超乎法與體與題之外者予少年學問  
為古文辭殊不能相契晚節始自會心偶然讀之

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甘不自知所以然也若邵堯夫非不有會心處而沓拖跣跋種種可厭譬之剥荔枝薦江瑤以佐蒲萄之醒而餒魚敗肉臬羹蛙炙雜然而前進將掩鼻抉喉嘔噦之不暇而暇辨其味乎然公甫乃極推重莊孔暘又堯夫靡也而公甫亦自沾沾則不能盡出無意以此小讓陶先生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徧傳  
之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  
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  
簡嶽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于辭者往  
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  
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  
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  
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

勝覆酒盃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冷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于腋而投于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才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砥又曰數良在御精鏐在筐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

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  
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撰之  
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瑜  
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  
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  
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  
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  
甘之哉子相于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

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  
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  
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  
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  
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考  
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人出參閩藩屬有島寇  
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一方冠既又佐其臬  
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

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志不能為聖世吾  
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鱗大賞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  
歎加飧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王氏存笥稿跋

李攀龍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  
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  
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  
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遠



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闕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

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日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紀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輜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康對山集序

王世懋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是關中稱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為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怪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亦有蔓衍亡當於情實者馬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為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椿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其為蔓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

文孌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  
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廢而先使秦  
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生功也既已放廢無聊稍  
托之聲妓以自耗其磊磊之氣不能作下帷腐毫生活  
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  
麴蘖之暇應之而門生子弟亦時有為代筆者以故不  
無蕪謠至其為詩樂府蔚跂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  
古律間多率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摠胸臆或用時人名

號爵里或韻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則或以為不當併削然余謂掇也爾其為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為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乎獸畏網羅人思雋異

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僞聲為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惡名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為禮法之士所繩獨所不可磨者有斯集在乃又以硃硃溷良璧叢篠穢美箭是先生之窮且併其文為異趣者揶揄此寧獨康氏子孫之羞亦斯文後死者之責也是編也出即不敢謂盡得先生之心抑或風雅備焉覽者循是以求先生未白之心庶幾哉千載人豪思過半矣

鷦鷯集後序

王世懋

鷦鷯集者黃州守鄒君彥吉以自名其集也托於卑而名盛德也墻東王子讀其言而歛衽曰詩道盛哉洋洋乎其隆萬之間乎夫唐之人主以詩登士士之工乎此無惑也士業由此登吾以謂高者當在帝左右任密勿顧問之司次者乃以試州郡諸散秩及屈指而計其人乃多不然開元以前人主當命侍臣應制蘓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寥寥焉若權武諸公未當作者而

詩家所推李杜顧在下僚即高岑劉白韋柳之徒大率  
多為刺史郡守若韋蘇州柳柳州千載後以其州名不  
易也詩道之廣不必臺閣在唐已然矣我國家用經術  
策士選入史館者始以詩其用於世彌狹然士之好之  
者浸淫日廣角竒競秀歸然踵立即開元天寶間亡以  
踰之若吾彥吉其一也彥吉成進士年甚富為膳部郎  
不六載選為黃州守黃號難治彥吉卧閣而治之聲籍  
甚天下以為任職吏彥吉始刻其詩於郡齋天下又以



黃州守詩人也其詩縱橫入手靡所不愜為古詩古色  
黯然下視韋柳為近體秀色可飡駸駸逼高岑而上也  
讀之使搯觚老生目逃舌咋而避三舍彥吉位且益高  
詩日益有名所成一家言當不可涯量顧其使人口膾  
炙始自黃州天下士爭道鄒黃州矣夫黃州故彥吉之  
一枝也不必上林安知一枝之為小而九萬里之為大  
乎吾又安知一郡之為一枝而臺閣之為九萬里乎若  
吾彥吉其可謂妙於自託也已

胡祭酒集序

吳國倫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薦陟青宮歷事高  
文二廟學術聞望冠冕南州其所自著頤菴集諸學士  
名公序而傳之矣今先生即世垂二百年海內後進生  
慕其鴻筆罕從購睹往往懷遺憾焉頃司馬中丞李公  
鎮靖兩粵警服諸夷業已建橐修文幕府清宴乃手先  
生舊集一帙屬吳子曰茲予先世所為十襲珍也古人  
尚友先自其鄉有如杞宋文獻齊魯經師非藉表章能

無湮歟先生熙朝大儒故當不朽子雅好藝文又嘗一日遊豫章也於先生獨無意乎吳子唯唯退而稍為銓次得詩之精者六卷文八卷殺青以復司馬公因序曰知言難哉宣父至聖辭命未遑蓋難之也况游聖人之門者乎粵自結繩以還竹書韋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龐溫厚蓋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既嫺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廓闊其後二京寢盛言成一家六代化儻末流不競近體變自

唐人音節稍振然貞觀大厯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遞  
遷才品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為難其惟能者從之  
乎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涓  
札之外人皆聾瞶彼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足  
言皆明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有三疾焉師心  
者非往古而捐體裁負奇者縱才情而蔑禮法論道講  
業者則又譏薄藝文以為無當於世嗟乎茲不學之過  
也藉令體裁可捐則方員何取於規矩禮法可踰則華

實不必由本根謂藝文無當於世猶之責駟麟之不耕  
而以司晨病鸞鳳也不已誣乎夫師心負奇其詞骯髒  
曼衍勿談矣乃論道講業名為聖人之徒也何至叛體  
要之訓蹈鄙倍之戒侏儻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孤  
陋猶曰我具體聖人足矣焉用文之其誰欺乎乃先生  
以學名世多所窺覽秘閣書博綜外家旁貫職典故其  
為文若詩上緣聖則下適儒玄沈思重淵綴采繁露縱  
之若隘八紘操之曾不下帶蓋發抒性靈宣暢風教庶

幾提衡衆氏鼓吹六經矣若其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猶棲志洪厓寄悰玉筍恬漠之度至今猶可想而挹之其視因窮愁而著書遭幽廢而述史者又不啻徑庭矣夫抵掌非教非其似也捧心非施非其不似也先生諸體不煩繩削而步趨音節伯仲漢唐盖未嘗求似而又未嘗不似其猶郢斤庖刃乎才益於學而言足於文若先生者庶幾聖人之徒哉而司馬公則先生之涓札也可以並不朽矣

蘓門集序

吳國倫

高子業仕為按察使卒於楚其友陳約之嘗梓其蘓門集以遺楚人后二十年門人亢子益重梓於梁顧在楚者楚人人傳之在梁者即薦紳大夫不多見蓋亢以梓歸其家屬其家屬匱不能守至為子錢家所藉匿不傳者幾二十年予再至梁始謀諸陸道園贖之得復傳嗟乎子業庶幾不朽哉中州談藝之士率謂子業興七先生後然自獻吉仲默而下難乎雁行子業者乃他日子

鍾稱詩而求多於文獻吉評文而求多於詩即二說並持而瑕瑜固不相掩矣吾友徐子與卿為汝南太守時蓋嘗登平臺謁唐三賢祠慨然興嗟曰高常侍與李杜齊名一時之遇也獻吉仲默並策上駟而馳中原高子業雖驟駕第緩轡後至耳且皆中州名產於三賢豈有古今乎業已上記蔡中丞請得增祀三子為六賢從之而卒陰阻於里中人罷子業而入李何為五賢祠云予觀李川父所為五賢祠記自中州七先生外猶有不勝



其耽耽者而獨置子業勿談嗟乎子業之不遇身后且  
爾士之相知難矣而又奚責於子錢者流哉道固曰茲  
集再傳子業不必以俎豆重也微子則玄珠沈矣誰可  
使為象罔得之枯桐既爨當索諸棄灰之衢耳願序其  
事以為后徵序成則灌甫宗正又為李氏留意焉子將  
嗣圖之矣

劉子威禪悅三草序

徐顯卿

古人稱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

行其然乎若劉大夫子威者年垂八十耄矣而力學不衰彼其得於少壯者既多而采閱掇竒湛淹綜貫玄詮內典罔不繹非至老而始學不可言秉燭矣其猶日在若英其光逾烈哉杜門著撰其書滿家即未及惠子之五車亦不啻如曼倩所奏者余方構草堂於罨畫之傍聊謝紛瑣以自適而大夫以近草曰禪悅曰雜稿曰別稿者寄示且為索一言評隲之夫神以御形而神超乎形外故曰齒髮無關於神明大夫晚而喜佛佛氏之言

曰汝面雖皺而見恒河沙性不皺其哀其皺者大夫形耳故曰薄虞淵而猛志常在今觀其草猶若裴旻之舞劍縱筆所至無可汰也大抵以淵涵邃奧雄勁奮踔為主寧浚譎而人不能尋無淺坦而句易以乙正如蛟龍之吹遂潰裂橫迸震蕩狂決不肯作嶰谷之簫平和淡泊者也當今作者雲涌詩文之道中興矣鸞者鵠者鶴者鵬者吐綬雞者孔翠者鸚鵡者皆上厲乎天而獨角鷹者側爪橫睨搏擊飄逝傲然欲俯衆羽而不為之羣

嗟乎斯其為大夫哉故有擬大夫為樊宗師李長吉者  
而不知大夫好求之古自國語管子三劉三謝中來其  
任意而自為之格自為之語則其所獨創也庸俚鄙夫  
見子虛上林曰詞賦必爾而不知自我作古奚以馬揚  
為以故讀大夫賦不能諳解輒謂僻澀夫孰知離而合  
合而離之故哉余卒業三草而書此以復大夫其有當  
於心否乎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三